

女性译者主体性探究

——以 *The Prophet* 两个汉译本对比分析为例

伍婷楚 汪世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武汉

摘要 | 译者主体性对原文精髓的理解把握及呈现, 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女性主义翻译观带有鲜明的性别特征, 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 对纪伯伦的诗集 *The Prophet* 的女性译者冰心和男性译者李家真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冰心在文本选择、译者序、译文三方面展现了细腻柔美的女性风格。本研究凸显了作为女性译者的冰心在中阿文化交流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同时让翻译批评更加多元化, 对女性译者的身份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 女性主义; 译者主体性; 文本选择; 翻译风格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翻译促进文化发展, 推动社会进步。但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却长期被忽视, 甚至被视为“隐形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地位得到一定提高, 开启了学界对译者主体性全方位、多层次的研讨(陈洁、陆持, 2018)。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者外部环境以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 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 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 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等特点(查明建、田雨, 2003)。女性主义翻译的出现, 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新阐释了“忠实与叛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作者与译者的关系”等翻译理论的基本概念, 有力地扩大了译者主体性的影响(蒋晓华, 2004)。

冰心的翻译生涯长达六十八年, 她的翻译成果丰

硕, 翻译作品影响巨大, 其中以翻译泰戈尔的作品《吉檀迦利》《园丁集》和纪伯伦的作品《先知》《沙与沫》最为著名。过去冰心研究者们更多关注的是作为作家的冰心, 对其翻译方面的成就却研究甚少。近年来也有学者对冰心诗歌翻译进行过研究, 但主要集中在对个别译本的研究(如于跃, 2021); 或是论述冰心的翻译思想及原则(如林晓琴, 2020); 另外还有考察冰心的译作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如陈珊, 2018)等。

由于 *The prophet* 冰心译本长期以来被奉为主臬, 故而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选择(如张运悦, 2020; 余湘颖, 2019)、译本翻译风格和语言呈现(如陈慧明, 2014)、译本对比分析(如郭凤玲, 2016; 李萌, 2020)等文本研究上。

目前国内对 *The prophet* 的中译本研究角度比较

局限,缺乏理论支持,并且大多集中在冰心译本上,对其他译本的研究比较欠缺。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为理论依据,尝试对比分析 *The Prophet* 的两个中译本,旨在突出女性译者在翻译中所体现出的译者主体性,为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

二、女性视角下 *The Prophet* 两版译本对比

The prophet 是纪伯伦用英文写就的一部散文诗集,它在作者的众多创作中居于最突出的地位,被誉为纪伯伦的“顶峰之作”。作者是以临别赠言的方式构建全书的。作品写了“上帝的先知”——亚墨斯达法为阿法利斯的居民解答有关爱、婚姻、孩子、施与等 26 个方面的问题(蒋晓晖,1999)。冰心是 *The prophet* 的第一位汉译者,在原作的基础上,冰心以生花妙笔为其锦上添花, *The prophet* 也因此在中国、在华人读者中成为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目前, *The prophet* 的汉译本较多,但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是冰心译本,此外钱满素、李唯中、李家真等译者的译本也有一定影响力。考虑到钱满素也是女性译者,李唯中翻译的则是 *The Prophet* 的阿拉伯语版本,本文选择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汉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女性译者冰心所译的《先知》(2012年版)和男性译者李家真所译的《先知》(2015年版),在这两个译本中,由于译者背景、性别等多方面因素,在译本当中展示出了明显的主体性充分发挥的迹象,非常具有主体性特别是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主体性发挥的研究价值(胡畔,2009)。

翻译是一个在译入语环境中重现原文中所描绘的文化图像或镜像的过程。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即接受者和传播者,其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查明建、田雨,2003)。本文将从女性视角下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在文本选择、加写前言和译文表达三方面表现出来的主体性。

(一) 文本选择

冰心之所以选择翻译 *The prophet*, 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第一是冰心本人与纪伯伦的契合。冰心

建立起的“爱的哲学”与纪伯伦的“爱”的观念不谋而合,他们都歌颂爱和美;冰心的文体风格与纪伯伦也如出一辙,他们的文笔都轻柔、凝练、隽秀,宛如行云流水。二是冰心在选择翻译题材时常表现出对“弱势国家”作品的偏爱,这是因为她对第三世界的国家充满同情与关注,她认为这些国家的文学绝非边缘文学,一样值得世人瞩目和研究(邵珊珊、肖婷,2013)。

而男性译者李家真虽然没有公开讨论过选择翻译 *The prophet* 的原因,但在译作序中可窥见一二。李家真在译序中谈到:“两位诗哲(指泰戈尔和纪伯伦)的作品都可以擦亮我们发现美好的眼睛,都可以启发我们体认人生的慧根,都可以燃点我们求索真知的情,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出于深沉博大、敏于创造的心灵。”李家真的选择更多地出于对纪伯伦作品哲理性的欣赏,这与冰心的感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即使面对同一部作品,男女译者的感知也是大不相同的。女性译者冰心从中悟出了爱和美,她用“纯洁美丽”形容原作的语言,用“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表达自己对纪伯伦的共情。而男性译者李家真则没有表现出如此细致入微的情感。

(二) 加写前言

路易斯·冯·弗洛托曾第一个总结出女性翻译实践中的翻译策略(Flotow, 1991),其中就包括加前言(Prefacing)。女性主义译者往往会在前言中阐述翻译意图、翻译方法和与女性主义翻译相关的其他方面。这种方式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者与译者的表述。

在1931年所作的序言中,冰心“觉得这本书实在有翻译的价值”,又提到“我感到许多困难,哲理的散文本来就难译,哲理的散文诗就更难译了。我自信我还尽力,不过书中还有许多词句,译定之后,我仍有无限的犹疑。这是我初次翻译的工作,我愿得到读者的纠正和指导”。言语之间,既说明了翻译缘由,又体现了在译文生成后对整个翻译活动,尤其是对自身翻译行为的回顾、思考与完善。1981年,冰心又在译本新序中写道:“书中所谈的许多事,用的是诗一般的比喻反复的词句,却都讲了很平易入情的道理。尤其是谈婚姻、谈孩子等篇,境界高超,眼光远大,很值得年轻的读者仔细寻味的。”冰心对谈婚姻和谈孩子两个篇章的强调也与

冰心的女性思想息息相关，冰心自 1919 年进入文坛后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女性和家庭的作品，她借助母性精神和生命意识展现的是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富有现代气息的女性意识（夏睿，2015）。

李家真也曾为自己的译本作序，序中详细地介绍了纪伯伦的人生经历、文学成就、信条追求以及泰戈尔和纪伯伦两位伟大诗人的对比。然而李译本的序言中未曾提到译者的翻译目的、策略，也没有向读者展示对原文的情感与评价。

冰心通过前言强调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身份，作为一名参与者参与到翻译中去，这是对译文进行有意识的操纵，不仅对读者的期待视野起到引导性作用，而且突出了其本人的鲜明性别特征。李家真则只是将前言当成寻常的副文本，缺乏女性视角的敏锐。

（三）译文表达

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以译者为中心”，还需要译者充分考虑原作者与译作读者的期待与感受，在兼顾原作、作者、译作与读者之间能够进行平等对话的前提下，尽可能达到翻译生态的和谐和平衡。冰心的翻译实践表明，译者的主观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文本与策略的选择，冰心翻译主体性的最佳运用体现在词语的选择以及句子的构建上（邓寒雨、吴建兰，2016）。

1. 词汇层面

（1）儿化音

冰心的译文中无处不在地展现着女性独有的柔美

之情，往往让人读到的是温柔、细腻、平淡和爱，如儿化音的使用。儿化音不仅能让节奏更加舒缓，还能使整个句子变得柔和。例如，如果将“儿”字从冰心的《问答词》“树影儿覆在墙儿上，又是凉风如洗，月明如水”这句话里删除，变成“树影覆在墙上，又是凉风如洗，月明如水”，原句的美感就大打折扣了。根据刘立香，吴建平统计，冰心的译文中儿化音出现频率达到了 436 次，足见“儿”化是冰心译作高频使用的特色词（刘立香、吴建平，2012）。

例 1 Sons of my ancient mother, you riders of the tides, how often have you sailed in my dreams.

冰译：弄潮者，我老母的孩儿，有多少次你们在我的梦中浮泛。

李译：我古老母亲的子嗣啊，乘潮逐浪的你们，多少次，你们的帆影进入我的梦境。

原文摘自 *The prophet* 的第一章——《船的来临》，原文中的情境是“先知”亚墨斯达法在阿法利斯等了十二年后终于等到故土的船只前来载他回到出生的岛上去，亚墨斯达法向来自故乡的水手发出由衷的呼唤。冰译文将“sons”译为“孩儿”较之李译文“子嗣”更为亲切，准确地传达了原文亚墨斯达法对故土的思念。在翻译 *The prophet* 这样一本饱含哲学的抒情诗集时，译者不仅需要重视诗歌的结构，也需要关注怎样传达句子中隐含的意义。加上儿化音之后，原作者对故土子民的热爱瞬间跃然纸上。

为了更客观地对比两个译本儿化音使用的差异，表 1 列举更多例子。

表 1 儿化音使用对比

The Prophet (纪伯伦, 2012)	冰心译本 (2012)	李家真译本 (2015)
And what shall I give unto him who has left his plough in midfurrow, or to him who has stopped the wheel of his winepress?	那些放下了耕田的犁耙，停止了榨酒的轮儿的人们，我将给他们什么呢？	耕田的人抛下了地里的犁，榨酒的人停住了碾子，我该拿什么来馈赠他们？
You have walked among us a spirit, and your shadow has been a light upon our faces.	你曾是一个在我们中间行走的神灵，你的影儿曾月光似的照亮我们的脸。	你在无眠当中播撒灵性，你的影子是照亮我们面庞的灯。
And now your ship has come, and you must needs to go.	现在你的船儿来了，你必须归去。	航船既已到来，你自然必须离去。
So saying he made a signal to the seamen, and straightaway they weighed anchor and cast the ship loose from its moorings, and they moved eastward.	说着话，他向水手们挥手作势，他们立刻拔起锚儿，放开船儿，向东驶行。	穆斯塔法边说，边向水手们打个手势，水手们立即起锚，解开缆绳，向着东方驶去。

（2）女性形象的翻译

例 2 If any of you would bring to judgement the unfaithful wife.

冰译：你们中如有人要审判一个不忠诚的妻子。

李译：你们当中倘若有人意欲审判不贞之妇。

“Unfaithful”一词在牛津词典中的释义是

“having sex with sb who is not your husband, wife or usual partner”，词典中给出的翻译也是“不忠的”或“不忠实的”。冰心译为“不忠诚的”比较中立，但李译文中的“不贞之妇”过于贬义，难免让读者对女性形象产生负面印象。

例 3 Seven are her sisters. and the least of them is

more beautiful than pleasure.

冰：她有七个姊妹，最小的比逸乐还娇媚。

李：享受有七个姊妹，最平凡的一个也比享受娇美。

例3选自《先知·论逸乐》，纪伯伦开篇就表达了对逸乐的态度，即不批判、不谴责。因为在他看来，追求生理的愉悦感是生物的本能，无可厚非。但人比其他生物更高级的地方就在于，人不止步于享受身体的逸乐，而是一步步从生理愉悦过渡到心理充盈甚至到精神富足，这也就是纪伯伦表达的“逸乐有七个姐妹”（张运悦，2020）。由此可见，原文中的“the least”是指比逸乐更高层次的愉悦，此处冰心将其翻译成“最小的”形象地还原了原文的拟人手法并最大程度地传达原文的深层含义、考虑读者感受，但李译文却将其译为“最平凡”这一略带贬义的表达，对原文甚至对女性形象都是一种歪曲。

例4 And you, vast sea, sleepless mother.

冰译：还有你，这无边的大海，无眠的慈母。

李译：还有你，浩瀚的大海啊，不眠的母亲。

冰心对母爱的歌颂是其女性主义鲜明的标志之一，原文中仅“sleepless”一个形容词，但冰心却在此基础上增译了一个“慈”字，母亲光辉慈爱的形象深深根植在冰心心中，才会让冰心在翻译时在母亲前面加上美好的修饰词。刘思谦曾提到：“冰心的母爱意识构成了她独特的性别意识，对于母爱旗帜鲜明的赞美是女性主题觉醒的标志。”（刘思谦，1993）

（3）有关性别的代词翻译

例5 And of ancient days when the earth knew ont us or herself, And of nights when earth was upwrought with confusion.

冰译：也是大地还不认识我们也不认识她自己、正在混沌中受造的太古的白日和黑夜的记录。

李译：也记录了远古的岁年，彼时大地不知我们，亦不自知，还记录着，大地脱胎于混沌的那些夜晚。

此处原文中，纪伯伦将大地描述成一个女性形象，在中文语境里，大地也往往是以女性形象出现的，人们总将大地比喻成母亲。冰心此处将“herself”译为“她自己”不管是出于直译还是惯性思维都是准确形象的，但李唯中却在此处略去了这个性别代词，虽然并未改变原文句意，却没有冰心表现出来的女性身份认同。

例6 It is closing upon us even as the water-lily upon its own tomorrow.

冰译：他在我心上闭合，如同一朵莲花在她自己的“明日”上闭合。

李译：它正在我们面前关闭，正如睡莲，闭合以待明日。

在英语中，itself是一个中性代词，指“施动并受其影响的动物或事物”，冰心不仅译出了这个代词，还将其作为女性“她”来处理，在冰心的心里，女性和莲花一样是纯洁而美丽的形象，此处不经意的拟人手法显露出冰心在翻译过程中饱含的女性思维，而李译文中仅译为“睡莲”，少了几分活泼与趣味。

2. 句法层面

冰心翻译理论的核心一改传统观念以原作者为中心，强调译者应注意“读者的体会”，“以阅者为中心”。不同于严复的“信、达、雅”，冰心的翻译原则可以归纳为“顺、真、美”。对于译文要易懂，国内译界名家如茅盾、林语堂等人也曾在他们的译论中提及，但只有冰心把“顺”列在第一位，认为是翻译之首要。其观点是基于为读者考虑而要求译文的“顺”。为了使译文读起来顺畅，译者可以对译文做适当调整。这打破了中国传统翻译中以作者（男性）为中心的翻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者（女性）的地位（李梅，2007）。

（1）断句

And our love would not bind you nor our needs hold you.

冰：我们的爱，不能把你系住，我们的需求，也不能把你拘留。

李：我们的爱不会将你牵绊，我们的需求也不会将你束缚。

冰心对这句结构的处理说明其在尽量地关照读者。汉语以短小精悍见长，在翻译时，冰心充分考虑到了这种差异，她运用逗号，使得译文更加柔美流畅，感情更加饱满充沛。同时“求”和“留”押尾韵，达到了诗歌朗朗上口的效果。这样做不仅完美地创造了诗歌的音韵美，而且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体现了“顺”的原则。相比之下，李译本不如冰译本简约有节奏。

（2）意译

For to stay, though the hours burn in the night, is to

freeze and crystallize and be bound in mould.

冰：因为，若是停留下来，我的归思，在夜间虽灼热奋发，渐渐地却要冰冷变石了。

李：停留便会冻结，便会凝固，便会承受模具的桎梏，纵然时辰在夜中熊熊燃烧。

这句原文中并没有主语，不过结合上文“那召唤万物来归的大海，也在召唤我，我必须登舟了。”冰心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上了“归思”一词，处理得十分贴切原文。此外，冰心把“to freeze and crystallize and be bound in mould”简化成了“冰冷变石了”（陈慧明，2014）。在这里诗人用自己独特的眼光，不囿于原诗字面，而是权衡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进行调整，甚至删减和增补来实现与原诗的动态对等。这样读起来更顺畅，也更符合中文的表达方式，正是冰心践行“顺”原则的典范。而李译本采用异化的手法把句子完全直译过来，让人读起来多少有些拗口。

三、冰心的女性译者主体性在 *The Prophet* 译本中的体现

通过对比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发现可见冰心在选择翻译作品时不仅展现了女性译者的细腻，即哪怕原文作者是男性，冰心依然能感知到作品中饱含的对生命、对自然、对爱的赞美之情，正如冰心曾在《先知》的译序中提到“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词，予我以极深的印象”。冰心的选材还展现了身为女性独到的关注点，冰心身上显著的母性特质，使她对弱势群体总是关照有加，对命运不幸的女性如此，对处境水深火热的亚非人民也是如此。女性身份赋予冰心善于发现的眼睛和通透之心，她的翻译材料不拘泥于“作者是女性”或“作品写女性”，而是广泛关注能与“爱的哲学”这一主题共振的作品。

在为译本加写的前言中，冰心表达了自己的疑虑和坦然求教，还特别向读者推荐了谈孩子和谈婚姻两个篇章，符合冰心作为女性真挚谦虚的态度和对读者的关照。整段序言像是冰心从“姐姐”和“母亲”两个女性视角对读者的建议和劝告。

冰心的译文表达更是充满了女性色彩，不管是选词还是成句都流露出优美清新，自然流畅，妩媚多姿的风格，而且都还有着基本相同的情韵和艺术境界“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并常在一些细

节上流露出对女性形象的偏爱和对女性地位的拔高，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女性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诗人译诗，往往会受到自身禀赋和气质的影响，冰心性情温柔，文风婉约的女性特质在温婉柔顺的译文中一览无余。

四、结语

纵观整个翻译史，女性译者的数量始终少于同时代的男性译者，但她们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贡献是无法忽视的，可以说女性译者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的出现，译学界对于“译者主体性”问题日益关注；而伴随着文化研究的广泛开展，译者的文化身份（包括民族种族、阶级、语言、职业、性别等）也成了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则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译者性别，因此女性译者主体性研究逐步得以展开和深入（张生祥、汪佳丽，2015）。

在众多文学作品中，作为女性的冰心选择英译纪伯伦的散文诗 *The prophet*，首先体现了比男性更深的感性和更强的共情能力。其次，两位译者虽然都撰写了序言，冰心的序言却真挚恳切，动人心弦。最后在具体的译文表达上，冰心充分发挥女性译者主体性，频繁使用儿化音、拔高女性人物形象、不刻意避免使用女性代词突出译文的女性主义色彩。女性译者的不懈努力积极推动了翻译事业和文化交流的进步，为追求独立自主的当代女性树立了榜样。女性主义的女性特色让世人都认识到：性别，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在翻译活动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陈斌，2010）。另外，相较于男性译者，女性译者冰心以其更细腻的笔触和更丰富的情感造就了 *The prophet* 在国内外的高知名度，为中阿两国文化交流立下了功劳。

参考文献

- [1] Von Flotow L. Feminist translation: contexts, practices and theories [J].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 1991.
- [2] 冰心. 冰心译文集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 [3] 陈斌. 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以《呼啸山庄》杨苡中译本为例 [J]. 青年文学家, 2010 (19): 160-161.
- [4] 陈慧明. 试论《先知》冰心译本简洁柔美的

- 翻译风格[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11(7): 109-110, 119.
- [5] 陈洁, 陆持. 译者的“非隐形”及其自我建构机制[J]. 上海翻译, 2018(5): 19-23, 94.
- [6] 邓寒雨, 吴建兰. 译者主体性在冰心翻译活动中的展现[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6(11): 89-92.
- [7] 胡娟娟. 冰心诗歌翻译的风格及成因[D]. 长沙: 中南大学, 2009.
- [8] 胡畔. 浅析《紫色》汉译本: 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9(11): 91-92.
- [9] 纪伯伦. 先知(英汉对照)[M]. 李家真,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 [10] 纪伯伦. 先知·沙与沫(原版插图本)[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 [11] 蒋骁华. 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 中国翻译, 2004(4): 12-17.
- [12] 蒋晓晖. 浅说《先知》并怀世纪老人冰心[J].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9(4): 39-41.
- [13] 李梅. 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冰心译文的研究[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6): 52-54.
- [14] 刘立香, 吴建平. 冰心翻译语言特征研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6): 119-125.
- [15] 刘思谦. “娜拉”言说: 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 [16] 邵珊珊, 肖婷. 冰心“爱的哲学”与女性主义翻译[J]. 青年文学家, 2013(19): 145.
- [17] 夏睿. 女性与家庭: 浅析冰心作品中的女性意识[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6(7): 123-125.
- [18] 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 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2003(1): 21-26.
- [19] 张生祥, 汪佳丽. 女性译者主体性探究: 析戴乃迭英译《沉重的翅膀》[J]. 当代外语研究, 2015(8): 63-69, 78.
- [20] 张运悦. 纪伯伦《先知》冰心译本经典化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

A Study on the Subjectivity of Female Translators —Taking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Prophet* for Example

Wu Tingchu Wang Shiro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b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presenting it, and the feminist view of translation with distinct gender characteristics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Kahlil Gibran's poetry collection *The Prophet* by female translator Bing Xin and male translator Li Jiazhen, and finds that Bing Xin displays a delicate and soft feminine style in three aspects: text selection, translator's preface, and translation.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great contribution made by Bing Xin as a female translator in the Sino-Arab cultural exchange, while making translation criticism more diverse and positively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translators' identity.

Key words: Feminism;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ext selection; Translation style